

# 製作太平—— 清代宮廷「太平有象」陳設

■ 林宛萱

「太平有象」是清代宮廷蔚為風行的裝飾主題，一般認為象負一瓶，取瓶與平同音，係有天下太平的盛世意涵。本文以清代宮廷陳設的「太平有象」為中心，藉由梳理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，從幾個例子介紹清代「太平有象」陳設及製作，說明大象本身以及象身上的裝飾組合如何與皇家新年連結，使立體的「太平有象」陳設，不僅是新年時不可或缺的内廷佈置好物，同時也是再現盛世景象的具象化隱喻。<sup>1</sup>

## 關於「太平有象」的形象

「太平有象」是清代中葉蔚為風行的裝飾主題，一般認為象負一瓶，取瓶與平同音，係有天下太平的盛世意涵。清宮舊藏現存不少與「太平有象」母題相關的作品，媒材含括繪畫、織品、瓷、玉、銅、漆、琺瑯器、竹木牙角雕及鑲嵌等，工藝表現還包含立體及平面，風格各異其趣，是具有時代性的藝術母題。

然而，學者曾點出「太平有象」並不是清代新發展出的母題，明代萬曆年間（1575-1620）程君房（1541-1610 後）所編纂的《程氏墨苑》，即有一種無馱物的大象形象，稱作「太平有象」（圖 1），另有一種墨樣為馱輿的貢象，名為「九貢」（圖 2），兩者皆富有盛世涵義。<sup>2</sup> 而同為萬曆年間的製墨名家方于魯（1541-1608）編纂的《方氏墨譜》，亦收有風格極為相似的這兩種圖像的墨樣。這兩本墨譜不僅見證了晚明不同媒材間相互交流的實況，之後這些墨樣常局部或完整的應用於不同的工藝作品上並廣為流傳。<sup>3</sup> 例如院藏清〈白

玉太平有象牌〉正面鑄刻一頭象，背面圓形開光內篆刻太平有象四字（圖 3），正符合《方》、《程》墨譜中「太平有象」的墨樣設計。

《程氏墨苑》的特色之一，即是書中收錄大量編纂者及當代文人的題跋，「太平有象」墨樣即配有〈太平有象銘〉：「太平無象耶，下野鹿而上標枝，庸得服思；太平有象耶，和九土而順四時，庸播聲詩；有而無耶，維穆穆而美師師，無思無為；象而有耶，歌擊壤而謠康衢，不識不知。」文末鈐程幼博方印，幼博為程君房的號，文中論述太平之世係有徵象還無徵象，而太平之世該是怎樣的景象呢？這樣的提問，典故可能出自唐文宗太和六年（832）和宰相牛僧孺（779-847）的對話（《資治通鑑》），牛僧孺對於唐文宗（827-840 在位）「天下何時當太平」的質問，回以「太平無象。今四夷不至交侵，百姓不至流散，雖非至理，亦謂小康。陛下若別求太平，非臣等所及」，並於同年請罷，出任淮南節度使。這個史事後又多有文學作品引用，如北宋文學大家蘇軾

(1037-1101) 的〈山村五絕其一〉中有「無象太平還有象，孤煙起處是人家」句、南宋著名詩人陸游（1125-1210）〈春晚村居〉中亦有「太

平有象無人識，南陌東阡擣麩香」等句。三者都傳達了百姓安居便是太平之象的內涵。

文學之外，意指河清海晏的「太平有象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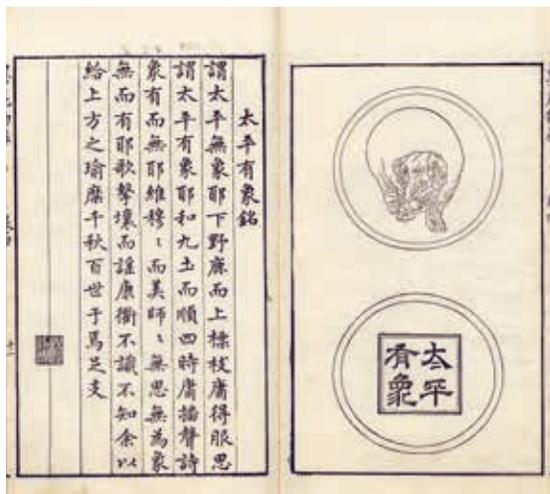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 明 萬曆 程君房纂 《程氏墨苑》 卷4 太平有象墨樣 程氏滋蘭堂原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11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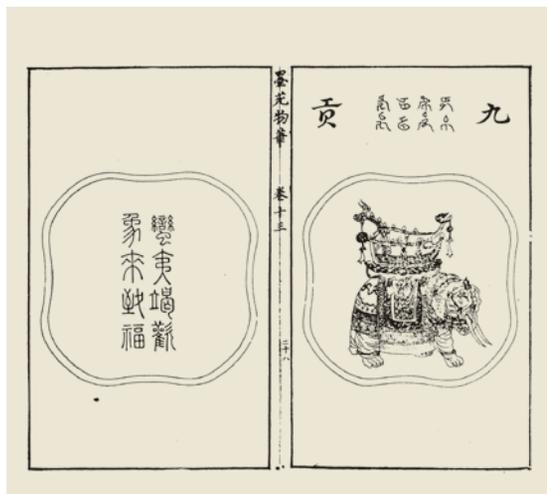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 明 萬曆 程君房纂 《程氏墨苑》 卷13 九貢墨樣 北京圖書館藏 取自(明)程大約,《程氏墨苑》,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,冊1114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55,1605年明萬曆程氏滋蘭堂刊本刻本,頁283。



圖3 清 白玉太平有象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003559



一詞，藉由漢字同字疏義的特質，至遲於晚明時已與大象的形象結合，如《方》、《程》墨譜中的「太平有象」。隨後這個母題在清代中葉的發展，更鮮明地與貢象以及鹵簿儀典用象的形象結合，在無馱物的大象形象之外，增加相應的構件，搭配鞍轡轡飾、寶瓶、尊、瓶花、盆景、童子等等多元組合，豐富圖像內涵。然而，「太平有象」這一母題的最大公約數，仍是須以大象形象為主體發想。<sup>4</sup>

### 作為宮廷新年的佈置好物

筆者曾參予二〇一八年本院南部院區「戊戌狗年·喜迎上元」新春展覽籌劃，介紹宮廷歲朝迎春、歡慶元宵等吉慶主題，其中選展院藏〈銅胎琺瑯太平有象〉一對（圖4），便是清代宮廷年節常備陳設。這對銅胎掐絲琺瑯製成的太平有象，不只身馱寶瓶，瓶中插有一支戟、戟上掛了磬，分別與「吉」、「慶」兩字諧音；瓶中另插飾四支如意，如意上掛有「萬字」與「雙魚」，整體組合出「太平吉慶、萬事如意、年年有餘」等涵意。然而，工藝上縱然充滿諧音雙關的吉祥符號，也未必能確認其使用情境，筆者的推論仍是仰賴清宮內務府的《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》（以下簡稱《陳設檔案》）。<sup>5</sup>

從目前北京故宮已出版的《陳設檔案》，可發現多份以「年節檔」、「年節目」、「庫存年節陳設冊」命名的各殿陳設清冊，年節檔中可見多種「太平有象」陳設，以道光年間（1820-1850）〈庫存年節陳設冊〉鈔本為例，其中登錄有二四七筆膠乾疏散、鑲嵌脫落、破壞不一的年節陳設品，名稱中有「太平有象」者，如「二號青玉太平有象燈聯壺對、六號銅琺瑯太平有象壺對（破壞不全）、十四號白玉太平有象壺件……」等，計十七件，占總比

6.9%，其中十一件為玉質、兩件為琺瑯、四件為其他材質；而與「象」相關的陳設，如「六十五號青漢玉象壺對、九十五號青玉象耳雙環瓶、一百十三號白玉象壺件……」等，總計二十八件，占總比 11.3%，又其中二十二件為玉石類。從中能初步推論各類立體的象形工藝，是清宮新年必備的擺飾。<sup>6</sup>

部份檔案，則對各類陳設材質及裝飾細節有進一步的描述，針對內廷東路分存貯各殿陳設的〈年節檔〉，寧壽宮區後東路的各殿，從閱是樓、竹院、尋沿書屋到景福宮，年節皆曾擺設、安掛各式「大象」相關陳設。如閱是樓床上左邊設「白漢玉太平有象一件（連蓋高五寸，烏木商絲座）、銅琺瑯太平有象二件（紫檀座，〔瓶？〕內插各色石花一枝、銅鍍金吉慶一件、珊瑚天竺兩枝）」、床上設「青白玉象一件（底長三寸九分俱紫檀座）」、床上左右設「銅琺瑯太平有象二件（紫檀座）」、



圖4 清 銅胎琺瑯太平有象 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中琺000502、中琺000560



銅胎琺瑯太平有象 中琺000560

銅琺瑯太平有象二件（紫檀座）、漢玉象一件（長四寸五分烏木座）」；尋沿書屋則於床上設「青玉象兩件（各長六寸五分，琺瑯鞍版緙絲黏鞞，漆木樓子、緙絲燈聯，珊瑚琺瑯青金松石墊子，紫檀座）」、「木象一對」、床上左邊設「青玉太平有象二件（琺瑯鞍版，緙絲黏鞞，漆木樓子、緙絲燈聯，琺瑯鑲嵌珊瑚青金松石墊子，紫檀座）」、炕案上的盒上設「青白玉太平有象一件（底長五寸紅木座）」、東牆掛「紫檀邊嵌玉太平有象鑲玻璃掛屏一對（每件鞍黏上嵌蚌珠一顆）」。又如內廷東路齋宮於嘉慶二年（1797）正月初六日立的〈齋宮燈帳〉登錄年節陳設有「銀琺瑯太平有象一件（上安白玉瓶內，插銀鍍金如意一柄，銀琺瑯太極圖一件，銀鍍金戟一件，上掛青玉吉慶一件）、銀琺瑯太平有象一件（上安青白玉瓶內，銀鍍金羹匙一件，銀鍍金萬字戟一件，銀鍍金挑杆上掛玉雙魚挑牌，銀鍍如意一件）」、「青玉寶聯象一對（嵌珊瑚松石青石墊紫檀木座燈連一分）、金象寶聯壹對（下貼黃籤「乾隆五十八年〔1793〕正月初四日厄嚕哩要去金象寶聯壹對交寧壽宮）」、太平有象一對」等。<sup>7</sup>

從這些檔案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幾個訊息，其一是紀錄上的「玉象」陳設和「玉太平有象」陳設，在裝飾細節上幾乎雷同，如「青玉象兩件（各長六寸五分，琺瑯鞍版，緙絲黏鞞，漆木樓子、緙絲燈聯，珊瑚琺瑯青金松石墊子，紫檀座）」及「青玉太平有象二件（琺瑯鞍版，緙絲黏鞞，漆木樓子、緙絲燈聯，琺瑯鑲嵌珊瑚青金松石墊子，紫檀座）」，很難從文字上區分或理解為何分以兩種命名，但就其擺設來看，其內涵及功能上應該大抵相通。其二是綜整來說，象形陳設或太平有象陳設，多擺放在殿內寶座床或地平床的附近，也就是主人歇息、近身之處，還有作為掛屏掛於牆面，也有如景福宮另設窗台的情形。

若配合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（以下簡稱《活計檔》）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

四月〈行文房〉檔案來看，我們或可推測從乾隆時，「太平有象」已作為陳設的要角，展陳於皇帝的公私生活空間。乾隆三十四年《活計檔》載：四月初一日，太監胡世傑依指示交來乾清宮西暖閣、坤寧宮西暖閣、養心殿明殿、養心殿西暖閣、重華宮樂善堂、重華宮金昭玉粹、建福宮四美具的玉象各一對，玉象身上的裝飾多如「隨指絲法瑯鞍黏寶瓶，銀鍍金秋響，穿珠纓絡，隨紅藍寶石墜角，珊瑚青金松石墊子」，<sup>8</sup>僅寶瓶材質或有不同，這些玉象準備發往各地改做，並趕年節之前送回。今日清宮舊藏仍留有使用鑲嵌、墜角裝飾的太平有象作品。

（圖5）從裝飾上看，這些玉象，或可稱為太平有象，而其擺放的地方，全是乾隆皇帝最常駐足的工作及生活空間。

乾清宮作為後宮的正殿，是乾隆皇帝（1735-1796 在位）召對臣子，處理日常政務以及大型賜宴的活動場所，東西暖閣為皇帝臨憩之所，西暖閣仙樓為藏書空間；坤寧宮遵循滿洲傳統作為祀神禮的主要場所；養心殿位於遵義門內，是一獨立且封閉的院落，雍正皇帝（1722-1735 在位）之後即作為清代皇帝的寢宮，乾隆年間曾進行空間改造。明殿為禮儀空間，設有地平寶座屏風，養心殿西暖閣是處理政務、閱讀以及禮佛的空間；齋宮是清代皇帝於祭天、祀地、祈穀等重大祭典之前，獨處齋戒之所；重華宮樂善堂，為乾隆皇帝的潛邸，作為「和碩寶親王」時期居住的宮殿，從其所作之《重華宮記》可知他對此地有極深的情感。漱芳齋則是重華宮的配樓，其後殿的金昭玉粹，是乾隆皇帝在新正、萬壽等重要佳節時，陪母親用早膳、看戲並賜宴王公大臣的場所；而前段所提的寧壽宮則是乾隆皇帝為自己準備的退位居所，其中的閱是樓也是皇帝、后妃及皇子觀戲的場所；



圖6 清 青金石嵌珠寶象 一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徐啓憲主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57·宮廷珍寶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4，頁32。

此外，建福宮四美具，位於建福宮花園中靜怡軒的西室，是乾隆皇帝幾暇臨幸之所。明末顧從義（1523-1588）收藏的包含東晉顧愷之、北宋李公麟等四張名蹟於乾隆時期再次重聚，乾隆皇帝將之收藏於此。<sup>9</sup>

除此之外，就筆者初步的檔案整理，從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至乾隆朝六十二年（1797，即嘉慶朝二年）間的《活計檔》中，計有數筆與製作年節用的大象陳設相關的指示，命人將這些陳設象交圓明園、圓明園九洲清晏（即皇帝寢宮）、養心殿東暖閣（即皇帝理政、休憩及齋戒之所）、寧壽宮等處作年節擺設用的紀錄。至此，大抵可以推論立體的「太平有象」陳設，於清中葉時已是新年時不可或缺的宮廷佈置好物，陳設於包含理政、書房、寢室、娛樂等君王的私人與半私人空間中。

### 如何製作出乾隆皇帝滿意的太平之象

然而，這並不代表「太平有象」陳設僅為年節而擺，一筆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九月的紀錄便告訴我們，兩廣總督李侍堯（?-1788）所進貢的銅胎掐絲琺瑯太平有象一對，<sup>10</sup> 被安供於欽安殿內御案左右直到清末，<sup>11</sup> 文物現藏於北京的故宮博物院。（圖6）這尊象的鞍、轡、韉及寶瓶的設計與《皇朝禮器圖式》幾乎相同（圖7），係可能因當時的外臣常會依據皇家頒佈的圖冊來製作貢物。<sup>12</sup> 欽安殿位於紫禁城御花園中，主尊為玄天上帝，是道教的祭祀空間，玄天上帝與太平有象的關連為何並不清楚，但本院亦藏有數件搭配道教雜寶的〈太平有象瓷香插〉，盤上雜寶銅錢上有「天下太平」四字（圖8），由此聯想，或許這對太平有象供品便是對於「天下太平」的祈願。又這類太平有象香插與院藏另一類屬官樣造型的〈太平有象尊〉風



圖6 清 乾隆 錘鏤起線法瑯太平有象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李久芳主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·金屬胎法瑯器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2，頁143。



圖7 清 允祿等敕纂《皇朝禮器圖式》卷11 鹵簿2 皇帝大駕鹵簿寶象 清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24317

格相似。<sup>13</sup>（圖9）比對兩者側首擺尾的象體，被仔細描繪的細毛，象身裝飾如韉飾、鞍、攀胸、鞭帶及馱瓶等，以及整體配色，有著高度的一致性。

乾隆對於大象馱瓶的組合似乎特別感興趣，《活計檔》中可見不少為瓷象、玉象添配寶瓶的紀錄。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九月二十八日〈行文〉，「太監胡世傑交定磁象一件，傳旨配寶瓶樣呈覽，准時一並發往江西燒造寶瓶一件，釉水要與象一樣」。<sup>14</sup>另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五月十日〈行文〉，「定磁象一對，隨定磁寶瓶，法瑯胆，紅猩猩毡，托紫檀木欄杆座；定磁象一件，隨定磁寶瓶，靴中間無鑲

銅口，紫檀木座，景陽宮現收定磁象一件，靴中間口上鑲銅口，隨紫檀木座。傳旨定磁象一對，照紅猩猩毡，托牆子高要一半，另配掐絲法瑯托，先呈樣。無鑲銅口定磁象照鑲銅口象一樣鑲口；其無寶瓶象照有寶瓶象一樣，交江西配寶瓶一件，另配木座成一對。」<sup>15</sup>筆者雖未發現身披紅猩猩毡、身馱相同乳白釉水寶瓶的瓷象，但本院舊藏大象瓷塑中，可見象背上鑲有銅口者（圖10），或可推想與文獻描述中文物為相類風格的作品。

相對瓷象製作，《活計檔》中製作玉象的紀錄數量較多亦較複雜，簡要來說，玉象的製作大致能扣合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年底平定

準噶爾及回部後，隨後幾年開始的一系列玉用器成做。眾所周知，清代宮廷造作上，皇帝扮演最為重要的角色，是品味及資源分配的主導者。而如目前的研究成果，宮廷藝術各類成做之流程有著相當的一致性，係經由製樣、呈覽，經皇帝審訂後准作，隨發往各個指定單位成做、完成後持進再呈覽等過程。<sup>16</sup> 就筆者梳理文獻觀察，乾隆朝的玉象製作、添寶瓶、加鞍飾等工作亦是如此，象體的木樣最初由內務府造辦處設計，半成品玉樣發往蘇州織造成做玉象，而後數年則可見到長蘆鹽政、兩淮鹽政加入製作



圖9 清 18世紀 太平有象瓷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0711



圖8 清 乾隆 太平有象瓷香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瓷001562



圖10 清 白瓷象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2270



圖11 清 太平有象瓷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2269

玉象的分工，象飾部分舉凡緙絲、髹漆、雕刻者皆發往蘇州，而掐絲琺瑯鞍及寶瓶早期多由造辦處成做，後亦可見發往蘇州者。院內雖沒有收藏身披緙絲羈飾、負琺瑯寶瓶的玉象，但院藏一只馱瓶寶的瓷象（圖 11），象背上馱掐絲琺瑯鞍及寶瓶，並可貴地留有緙絲羈飾、攀胸、鞵帶，帶上間飾雜寶，象的耳部四周留有鑽孔，仍可見織物的殘留，說明其為固定攀鞍及轡帶用，讓我們一睹當時太平有象陳設可能的風情。

關於玉象的製作，有一類在象馱寶瓶的瓶中添「漆木樓子、緙絲燈聯」的紀錄特別有趣。我們在前述的《陳設檔案》中，可見象馱寶瓶的瓶內可能插有各式諧音吉慶、萬壽等擺飾，或帶有歲朝寓意的花卉，另外便是漆木樓子與緙絲燈聯。漆木樓子與緙絲燈聯實際可能是什麼樣子呢？我們可以在《活計檔》中得到初步解答，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正月〈行文處〉：

初七日，郎中白世秀員外郎寅著來說，太監胡世傑交青玉象二件隨鍍金鞵寶瓶紫檀木座，黃紙漢字摺一件，傳旨著照乾清宮燈連一樣，做挑杆寶蓋，按黃摺上詩意做緙系（絲）連，先呈樣，欽此。於本月十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寅著，將青玉象一件上做得挑杆木樣，畫得聯紙樣，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，奉旨將杆子放粗些，併樓子、挑頭仙人、杆子，俱做金漆的。其實蓋別子聯，俱做緙絲的做，准樣著色，發往蘇州安寧處成做，欽此。玉象二件，隨座、全（金）挑杆藩紙樣、緙絲佛紙樣一張、藩上字本文，於二月初十日交張傑領去，訖。於十月初三日，將蘇送到緙絲燈聯、漆挑杆樓子持進安，訖。<sup>17</sup>

這則紀錄明確的指出，要在象背上新增燈聯，雖然沒有言明，但蘇州送到的緙絲燈聯、漆挑杆樓子，應是安在寶瓶內。乾隆皇帝要求燈聯要照乾清宮一樣，據《大清會典》，乾隆朝於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於乾清宮殿前安天燈兩座、萬壽燈兩座，從北京故宮的萬壽燈復原計畫成果（圖 12），<sup>18</sup>就詩意做緙絲聯、樓子、挑頭仙人等元素，應可推測乾隆皇帝是希望將縮小的萬壽燈，放在象馱的寶瓶內。又乾隆五十一



圖12 現代 清宮萬壽燈復原模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任萬平，〈天燈與萬壽燈復原紀事——為盛世中華再添華彩〉，頁71，圖9、1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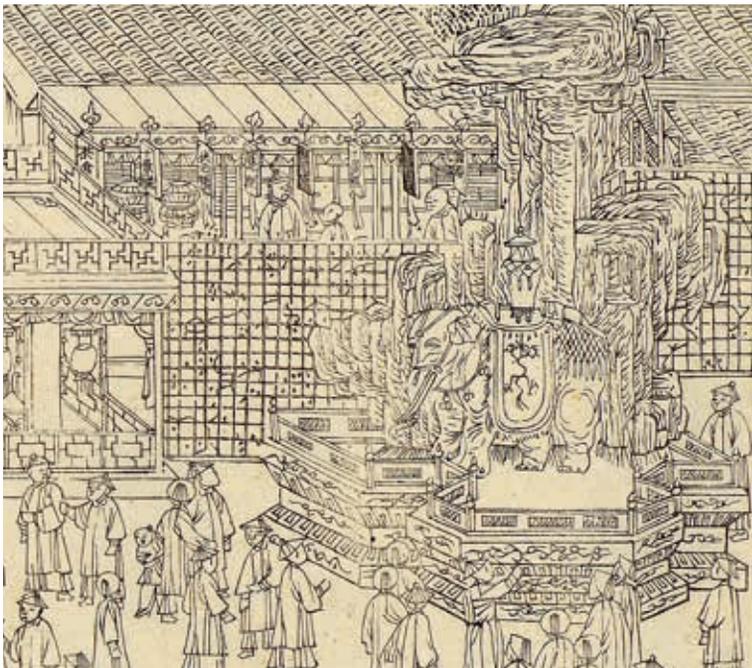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3-1 清 阿桂等奉敕撰《八旬萬壽盛典》卷77 圖繪一（自西華門至西直門）局部  
清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24224

年（1786）彭元瑞為皇極殿新作萬壽燈詞，深得乾隆讚賞，更同步要求玉象上之燈聯也用新詞。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七日〈行文〉：「著傳與舒大向廣儲司挑玉料，估盡樣發往蘇州成做玉象三對，所有上面應配做漆木樓子，並象上瑤鞍板、緋系（絲）鞞轡、燈聯、玉象木座，俱照先做過一樣配做。其燈聯上面詩詞用彭元瑞新作之詞，著懋勤殿翰林們寫本文發去，一併緋做送來」。<sup>19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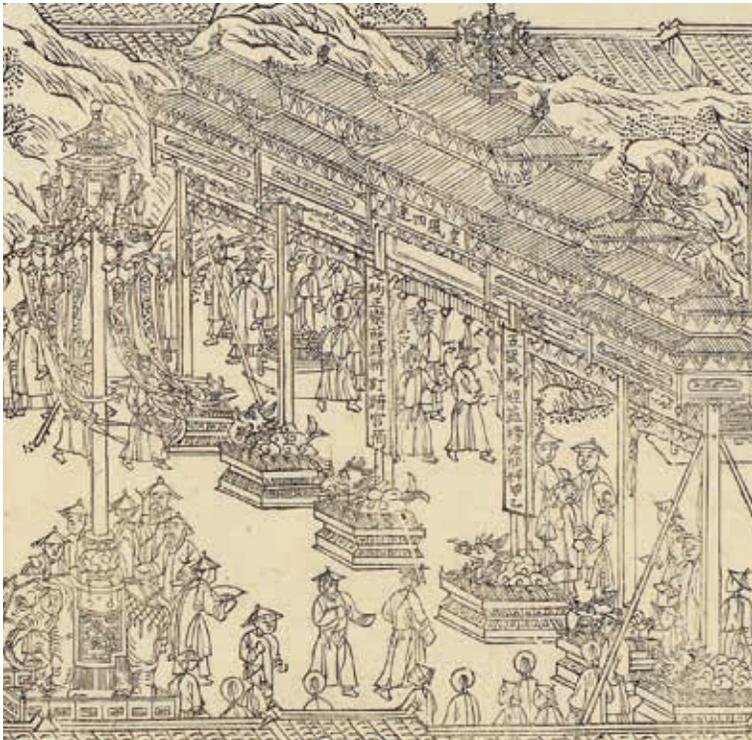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3-2 清 阿桂等奉敕撰《八旬萬壽盛典》卷77 圖繪一（自西華門至西直門）局部 清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24224



而這類造型的太平有象，不只運用於年節，也出現在乾隆八旬萬壽盛典時的街道造景，從挑頭仙人的持物，如持魚鼓的張果老、捧藤籃的藍采和等便可認出為八仙人物（圖 13），可說是壽意十足。

萬壽燈每座各掛八個方向的燈聯，燈聯正背面算兩幅，總計有十六幅，乾清宮西邊燈聯正東方向詩文有「一曲清平，見雍熙有象」段，可能典出明代正德、嘉靖間郭勛（1475-1542）蒐輯散曲、<sup>20</sup>戲曲選集《雍熙樂府》，卷四「寶遺天事」開頭即錄「中華大唐、四海衣冠、萬里梯航、太平有象」，或卷五亦可見「年豐歲

稔萬民安、太平有象興詞詠」。清高宗尚為皇子時期的詩文作品〈立天燈〉中，也有對太平景象的描述，「燈上聯書細金字，惟乞歲歲登豐穰，瑤宮樂事與民同，從識太平真有象」（《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》卷十七古體詩），這彷彿回到最開頭針對太平有象還無象的討論，乾隆皇帝將太平景象，聯繫到新年安燈與民同樂，又能聯繫至如慶隆樂舞等宮廷慶典活動（圖 14），而新正於午門職守的鹵簿寶象，係藉由進貢而來，一定程度的反應帝國政治實力以及邊疆的穩定。乾隆皇帝於《廓爾喀所貢象馬至京詩以志事序》：「我國家萬國共球，若安南、暹羅、緬甸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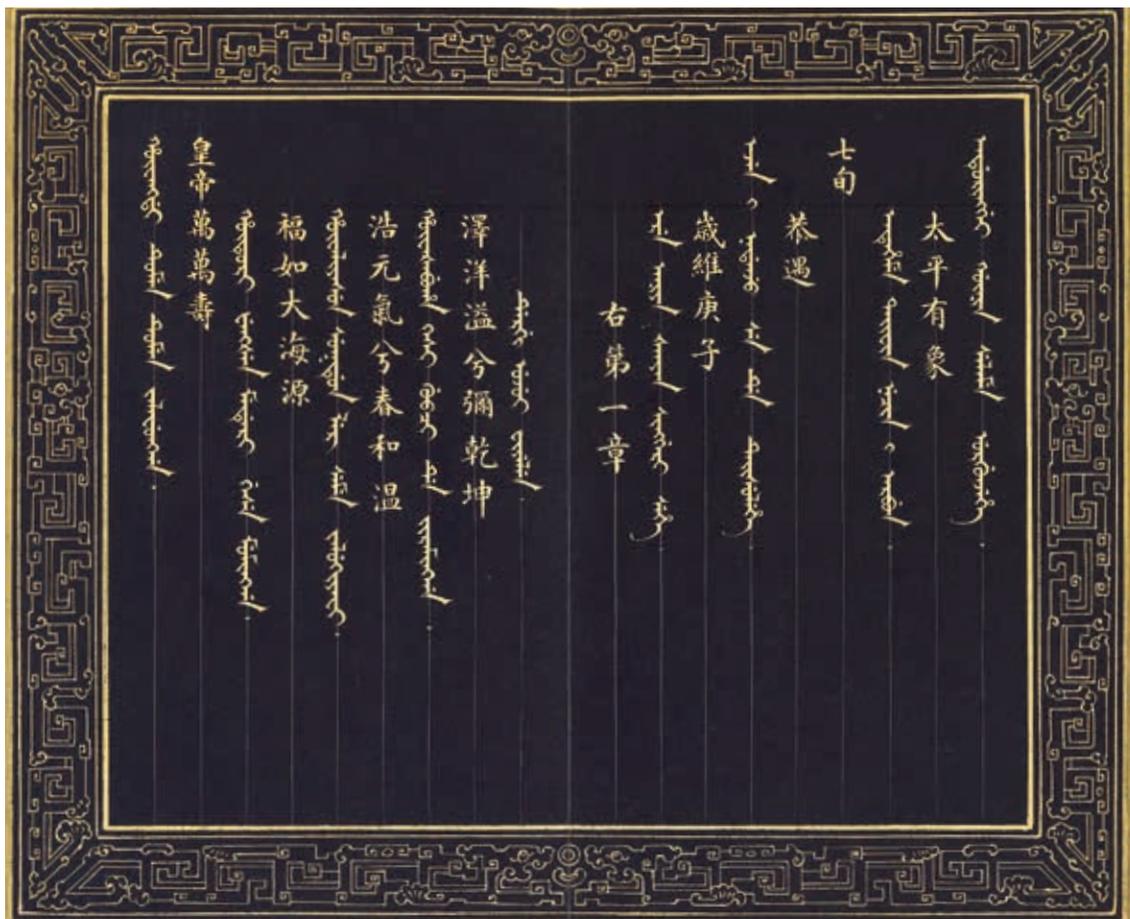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4 《慶隆樂舞》 冊頁 冊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000269

南掌之象，充初儀衛。」即展現出乾隆在政治上的得意。進一步若與回部納入清國版圖後的大量貢玉連結，將玉料做成「太平有象」陳設，

陳設則可以隨時被觀看，或可說是多重的視覺暗示，展示乾隆皇帝政治上的功績，這或許是太平有象陳設如此受到皇帝喜愛的原因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

#### 註釋：

1.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委員費心指正，獲益良多，謹特此致謝。
2. 賴毓芝，〈從杜勒到清宮——以犀牛為中心的全球史觀察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44期（2011.11），頁78。
3. 清宮舊藏中即可見到不少應用墨譜圖像裝飾的玉器、漆木器等文物。另晚明墨譜《方氏墨譜》、《程氏墨苑》，為日本藝匠帶來裝飾母題的靈感，據林麗江的研究，比對墨譜圖樣與日本破笠細工作品，指出中日工藝的學習、稿本互動，可能不是直接參照中國的墨譜，而是間接透過受《方》、《程》墨譜所影響，日人所編纂的《古梅園墨譜》。參見林麗江，〈日本古梅園相關墨書之研究——十八世紀中日藝術文化交流之一端〉，《漢學研究》，28卷2期（2010.6），頁127-168。
4. 本文第一節部份內容曾宣讀於2012年10月30日東京文化財研究所「東京大學、臺灣大學學生交流發表會」，當時以〈對於清宮「太平有象」圖像流行的一些思考〉為題，試圖梳理此一母題圖式演變並討論起源（未刊稿）。
5. 「陳設檔案」是清代內廷各殿中的陳設記錄，皇家腹地廣大，從紫禁城至各地行宮山莊，自雍正起，殿中所佈置的家俱乃至大小擺飾陳設，不僅造冊列管，且定期盤點，以防弊端孳生。清宮陳設檔案檔案分存現況，主要藏於北京的故宮博物院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前者所藏陳設檔案以紫禁城內之各殿為主，後者則以行宮及皇家苑囿為主，內容互補性強，亦成為今人得以了解清代宮廷陳設的一手資料。本文目前僅就故宮博物院藏之清宮陳設檔案進行梳理。
6. 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13，據道光年鈔本印），冊39，〈庫存年節陳設冊〉，頁289-323。
7. 內廷外東路寧壽宮後區東路閱是樓、竹院、尋沿書屋到景福宮的〈年節檔〉，參見《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》，冊24，〈年節檔〉，頁318-361；《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》，冊7，嘉慶二年正月初六日立〈齋宮燈帳〉，頁12-17。
8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，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（北京：北京人民出版社，2005），冊32，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一日〈行文房〉，頁611-613。
9. 清代各殿功能及歷史，參見王子林編著，《明清皇宮陳設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11）。
10. 見〈錘鏤起線琺瑯太平有象尊〉之說明，收入李久芳主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·金屬胎琺瑯器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2），頁142。
11. 另查文獻可參見《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》，冊6，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立〈欽安殿檔〉，頁729，此條為黃籤，檔案中兩廣總督李侍堯（?-1788），作李士堯。又道光、宣統年立之該殿檔案，仍保有「銅琺瑯寶瓶太平有象壺對隨銅座一對」的紀錄，見同冊，頁792、902。
12.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示當時進貢器物與圖冊風格雷同之因。
13. 學者就器形與紋飾推論，這件無款作品為乾隆時期瓷塑的藝術風格，係屬官樣造型。余佩瑾，〈清十八世紀太平有象尊〉圖說，收入劉芳如主編，《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——唐獎故宮文物選萃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6），頁198。
14. 前者參見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冊35，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〈行文〉，頁477。另有為寶瓶添加招絲琺瑯膽的紀錄，參見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冊35，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〈琺瑯作〉，頁448。
15. 參見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冊37，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日〈行文〉，頁430。
16. 相關研究可參見清宮玉器研究前輩楊伯達、張麗端及郭福祥等學者之論述。如張麗端，〈從《活計檔》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24卷1期（2006秋），頁45-70；另見郭福祥，〈宮廷與蘇州——乾隆宮廷裡的蘇州工匠〉，收入故宮博物院、柏林馬普學會科學史所編，《宮廷與地方——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169-220。
17. 參見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冊27，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七日〈行文處〉，頁335。
18. 任萬平，〈盛世華彩的重現——乾清宮天燈、萬壽燈「復活」記〉，《紫禁城》，2019年1期，頁15-21；任萬平，〈天燈與萬壽燈復原紀事——為盛世中華再添華彩〉，《典藏·古美術》（簡體版），2019年2月，頁64-75。任萬平於後文中，另比對校勘收入不同版本乾隆朝燈聯的《國朝宮史》及《國朝宮史續編》，並登載乾隆時期乾清宮及皇極殿所設燈聯全文。
19. 參見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冊49，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七日〈行文〉，頁161、162。
20. 生年考，參見陳洛嘉，〈國家圖書館所藏辛卯本《雍熙樂府》考〉，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，2012年1期（2012.6），頁1-2之註1。

# 南薰殿圖錄 · 下冊——

## 新書介紹

■ 林莉娜



南薰殿圖像作為皇家的收藏，此批歷代帝后畫像，無論立像或半身像，其形貌、服飾、龍椅、地毯皆描繪真實，筆法工整精細，設色富麗，具有極高藝術價值及文化內涵。此次規劃編印《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》套書，其中收錄從伏羲、三皇至宋、元、明各朝代帝后圖像，畫軸六十七軸，冊頁七冊，及明人〈出警圖〉、〈入蹕圖〉兩卷。未收錄者有〈至聖先賢半身像〉冊、〈聖君賢臣半身像〉冊、〈歷代聖賢半身像〉冊及〈明太祖御筆〉兩冊。

《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》內容沿襲《故宮書畫圖錄》編輯體例，將作品依其「軸、冊、卷」裝裱形式，共分兩冊出版。套書採精裝書衣，大菊八開，全彩印製，並仿原裝裱朱底黃綾作為封面設計元素，以呈現皇家宮廷華麗質感。此套精裝圖錄無論裝幀、開本、用紙、全彩內頁、局部及文字編排，足以呈現這批院藏文物之重要性，並可提供宮廷服飾文化豐富的視覺圖像，亦為研究歷代人物肖像畫之珍貴資料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